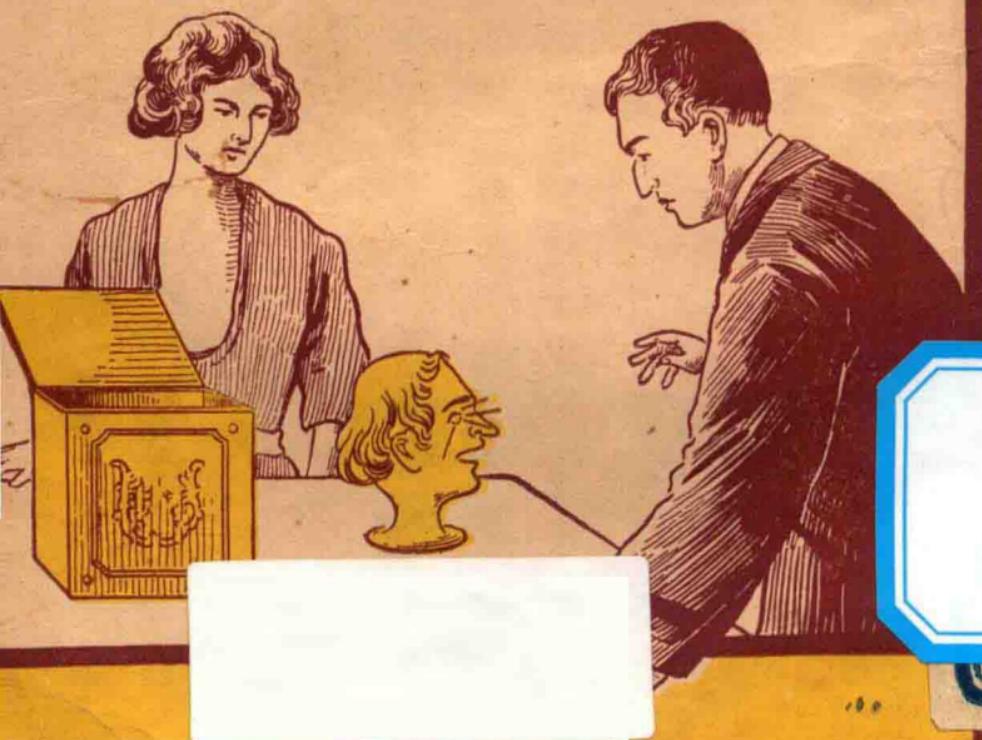


編二十八第集三第書叢部說

鐵匣頭續編

冊 下



上海務商印館印行

鐵匣頭顱續編卷下

第三段

第一章

四月之晚。在英國海岸以南。是日太陽垂落。爲黑雲所蔽。不見。旣又發露其光線。似與人告別者。已而沈矣。有一輪船行於海上。其上有二人。一爲遮雷美。一則同舟人也。同舟者言曰。今日氣佳。夕陽已落海上。風物如何。君不見英國瀕海之山峯耶。遮雷美以遠鏡窺之。曰近矣。復有一估客曰。諸君何窺。言者曰。吾觀本國之山峯耳。客曰。山峯何足奇。吾至不欲觀。言者曰。君謂遠客歸娶者。無樂意耶。遮雷美收鏡。行入船尾。下大艙。與吸菸一人言。曰去本國。

近矣。吸菸者以手近翳眼之物。言曰。吾忘之矣。君觀山峯至了了。未知吾目如何。遮雷美。吾將問爾以事。天下醫生往往欺人。語時去其翳眼之物。曰。爾試觀吾面毀乎。且吾目斜耶。瞎耶。問者卽爾乃司也。遮雷美細觀其目久久。爾乃司曰。但言其病何事久。觀遮雷美曰。無病。爾之眼光正與我同。不信。請一女士來觀。卽知吾言之非謬。爾乃司曰。敬謝上帝。此時艙門有敲戶聲。入時。則艙中侍者也。呼曰。伯爵爾乃司呼我乎。爾乃司曰。請爾趣吾侍者至艙人曰。諾。爾乃司曰。此物何爲稱我爲伯爵。遮雷美曰。爾聽之未熟。熟則不厭。爾乃司曰。此事全屬爾之在南斐時。汝不告醫生人亦何由知我襲爵。吾至英國時必去此號。今舟中人悉如此稱。只得安而受之。遮雷美曰。此稱人人所悅。汝獨不爾。何也。爾乃司曰。否。卽

在他。人。亦。須。抱。歉。天。下。安。有。親。殺。其。人。而。奪。其。爵。者。如。何。能。安。唯。
爾。所。得。律。師。之。書。可。誦。與。吾。聽。之。書。在。皮。篋。中。可。趣。出。之。遮。雷。美。
如。言。視。皮。篋。已。半。壞。啓。之。中。多。拉。雜。之。物。有。一。素。巾。舊。矣。則。伊。娃。
所。贈。者。此。外。有。髮。一。束。以。藍。巾。束。之。髮。亦。伊。娃。之。髮。也。尙。有。乾。花。
之。片。及。他。信。札。已。而。檢。得。律。師。之。書。啓。之。讀。示。爾。乃。司。書。由。伊。司。
雷。忒。所。發。上。書。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正。月。二。十二。號。尙。未。下。讀。爾。
乃。司。曰。此。書。發。時。吾。正。苦。戰。於。伊。窪。納。而。書。來。示。我。襲。爵。之。喜。信。
然。吾。殺。人。之。罪。人。也。世。父。方。欲。報。其。仇。也。書。曰。爾。乃。司。伯。爵。足。下。
此。爲。吾。律。師。之。責。宜。奉。白。者。本。月。十。八。號。公。之。世。父。老。勳。爵。逝。世。
前。此。有。兒。宜。襲。其。爵。顧。以。決。斃。死。按。序。公。宜。承。襲。前。又。奉。政。府。赦。
書。赦。免。公。罪。爲。卡。達。司。先。生。所。示。者。吾。亦。不。能。不。按。例。而。行。蓋。公。

已赦免其罪。可以自由。可以趣歸。襲此勳舊之職。不必辭也。方公世父在日。頗不直公。聞公獲赦。病乃增劇。蓋其子已經長成。爲公所殺。恨至次骨。廻思公獲赦典。則復仇無期。因之殞命。爵可受。產業不能受。但有住宅一區。及花園一所。大可一百八十五埃克。歸公承管。盼公急歸。吾可以爲公措置。至於產業。老伯爵遺言。授其夫人之族子司密。其人居克拉代木。以上之言。悉歸此書。靜候還雲。無任企盼。下書律師拍雷等拜啓。爾乃司聽後言曰。住宅花園歸我何用。我意不如售之。一身初無長物。何能副勳爵之模範。寧不寒酸可笑。遮雷美曰。事安可知。吾請言君暈於山上時。以書予那他洛長官。及領兵之隊官。爾乃司曰。今生矣。何必更提舊事。焚之可也。遮雷美曰。吾仍讀之。吾第一書。在那他洛牛加索中所

發時爲正月二十七號。書曰：吾頗有不辱事告之長官。少尉爾乃司爲上尉野魯登之部曲。命我作事奉白。少尉馬上觸電而病。臥榻不能作書。蓋於八月二十二號。野魯登騎隊。捧檄往止蘇嚕來兵。立時上道。旣至高岡。而敵兵適至。隊官令衆下馬。鎗擊敵軍。發無不中。然敵衆數可四千以外。野魯登知不能卻。遂縱馬陷陣。敵兵死者不鮮。我軍直貫敵軍而出。死者二十餘騎。主將野魯登父子均沒於陣。其子路格。則副官也。而傷者尙數騎。固不能衝鋒再出。野魯登旣殞。爾乃司遂代領其兵。欲退不能。更爲蘇嚕兵三百兜圍。後路旣斷。數十騎遂困於陔心。衆尙欲力戰而脫。遂鼓勵餘衆。令突陣而奔。與敵下馬地鬪。於是騎士全歿。爾乃司遮雷美及騎士馬初庫。竟從死中得脫。敵謂所餘無幾。竟整軍而去。但留六

人縛我三騎。三人並力殺此六人。戰罷且歸。而電觸其身。目瞎而
暈。此戰也。僅以六十四騎死敵軍四百餘衆。人人逆命死時。面皆
向敵。不以背也。此戰之烈。想長官亦不能斥其無勇。下書遮雷美
代少尉爾乃司啓。讀已更誦長官覆書。至自馬雷白格爲二月二
號所覆。書曰。得書已悉。今請足下轉告少尉爾乃司及未死之騎
士。此間參謀長甚佩壯士之勇。伊窪納一戰。直不媿丈夫所爲。衆
聞少尉觸電。甚爲危之。此君殺敵之勇。定上其事於朝廷。今奉長
官之命。二君果欲更爲國家宣力。可更入義勇隊爲長。下書參謀
長。以外尚有一書。則辭謝參謀長者。爾乃司聽後言曰。汝胡以
謝去其役。遮雷美曰。我固別有用意。爾乃司曰。何意也。吾久知爾
願欲甚。悅從軍。胡以畏葸不前。遮雷美曰。前之所言者。我輩也。爾

乃司曰。何謂我輩。答曰。爾我一也。今爾不行。我何須此。爾乃司笑曰。區區此身。何關輕重。答曰。爾遇不測之事。吾胡能舍爾入軍。天下舍其良友。亦不能稱爲義士。蓋吾二人總角之交。當矢死不能判。櫟爾乃司情深而易感。今腦中受病。性情尤篤。於是含淚執遮雷美之手。言曰。老友聽之。吾雖被難。尙爲有福。以得天下真性情之良友。他人無之所以福。不如我果爾死於伊窪納。則我心將何安置。須知爾我二人之感情。以前此同眷一女。此情卽由彼而來。語至此。遮雷美不能答。忽聞有叩扉聲。則馬初庫入也。此時馬初庫一洗黑人之狀態。平日白衣寬博。而長今則易西裝矣。且着高靴。唯髮未蘿。則仍野蠻之髮。加冠而執杖。入門行禮。後跪於地上。聽令。遮雷美一見微笑。曰。爾之衣冠。何從而得。答曰。吾以三鎊

自一等艙中購自估客。爾乃司曰。此服非佳。必到英倫時。吾爲爾購之。爾若畏寒。可衣故衣。其外加帔可也。且吾馬如何。答曰。馬尙無恙。適有人示以麵包。故不與之。而馬乃咬其人之衣。似洩怨者。爾乃司曰。汝今夕以麩飼之。馬初庫諾。爾乃司曰。此間冷於彼間。汝遠至此地。習否。馬初庫曰。主人吾甫登舟而海行。覺心中亂動不已。苦至難耐。因思此次果不死者。則後此可成白人。以吾心白。則可化爲白人。然而焦悚異常。幾欲吐出五臟。已而少平。吐亦少止。遂食牛肉。自問曰。此行如何。心中似作答言曰。汝運佳能事賢主人。勇於殺敵。汝事其人大有光榮。馬初庫語後爲禮而出。爾乃司謂遮雷美曰。奴雖黑種。性情尙佳。惟恐後此有兩事可虞。非思家者。卽成醉漢。果能受我教育。則可以廁於文明之邦。然吾頗悔。

攜其至此。

第二章

明日上午九句鐘。在卜里馬司逆旅中。有一少年之女子。登樓至一客房中。此女甚美。房中坐一老人。老人則卡達司女。卽道妻西。卡達司見道妻西至。卽曰。汝胡匆匆。詎狂病發耶。道妻西曰。康威卡尤船進口矣。吾當至輪船公司。趁小輪船赴海口。迎迓其人。汝胡不速下。同吾一行。卡達司曰。小輪船以何時發。道妻西曰。九點三刻啓舵。卡達司曰。然則尙有三刻之淹。道妻西曰。速行爲佳。卡達司笑而起。加冠着外套訖。然心中亦急欲面爾。乃司面赤手顫。匆匆至海岸關津之前。以待來舟。卡達司曰。爾乃司外出多年。乃至病日滋。可惜也。道妻西曰。眼病而面目亦更平。或且不爾。老人

曰。吾亦莫知。若弟書中亦未言及此。道婁西曰。吾亦不敢深信世事。彼二人苦戰於蠻荒。竟能從萬死中爭出性命。非帝力胡能及此。卡達司曰。汝亦近於迷信。此事偶然。容亦有之。然道婁西仍思上帝待己之厚。是日衣淡紅之衫。此女貌特中人以上。然嫋媚實可人意。面目之中。俱含賢慧之意。一望知爲淑女也。時小船已至。女問船人曰。吾輩可以入艙乎。舵工曰。時屆矣。遂登舟。見康威卡尤大軀已至。老人及女同上大軀。覓取爾乃司及遮雷美艙面竟不得見。道婁西聲顫言曰。胡再不見。老人則脫冠以素巾自拭其額汗。亦頗疑訝。忽見一黑人。衣白衣。執長矛。至二人之前爲禮而立。以矛高舉。呼曰。主人。亦稱道婁西爲主人。且曰。吾主人目光小翳。故遣奴子迎迓。二人遂同此黑人下艙。然黑人操土音。二人不

卽了了。道婁西見艙中一高碩之人。扶將一人同出。道婁西奔至其前。呼曰。爾乃司汝歸矣。高碩者。遮雷美也。爾乃司一聞。道婁西之聲。卽伸兩臂。將抱而親吻。而道婁西亦不斂避。聽其爲禮。且以身就之。爾乃司尙曰。道婁西安。在道婁西曰。我固在此。於是彼此互親其吻。道婁西又與遮雷美親吻。卡達司突進。堅把二人之手。喜極不能發言。家人之言。喋雜無次。遂命馬初庫料量行李。後復往視爾乃司之馬匹。道婁西見此馬。蹄嚼不馴。然一近其前。倏忽變爲調良親人之狀。爾乃司行至馬柵之前。以手撫馬創處。曰。此吾戰時。馬股中彈之戰瘢也。道婁西思及戰地之險。淚應聲下。尙欲與爾乃司親吻。顧乃無機。則堅握其手。以示平日相思之酷至此。悉已消融。時行李及馬匹盡下。同至逆旅。坐於客廳。案上花朶。

叢集芬芳撲人。卡達司同遮雷美復出。至海關納稅金。並檢閱行李。二人旣至。見馬初庫與津吏大吵。口中作詈人語。而津吏不之覺。笑以爲怪。二人爲解釋之。此時逆旅中。但餘二人。爾乃司曰。道妻西。今日天氣良佳。汝能否扶我外出閒行。以吸空氣否。道妻西曰。可。爾乃司曰。汝不厭與無目者同行乎。汝必以手授我。道妻西曰。汝安有是言。且勿急急。吾當取冠戴之。蓋道妻西之心愛爾乃司至切。自信難匹。貴人然貴者無目。決不爲美人所愛。以己匹之。必無輕重。之差。因之。愉悅。自信。倍於往日。且爾乃司果無己身。亦斷不能自由。則後此可以長侍其人。以偕老矧無目之人。苟非己身相之。亦決難獨立。想後來彼此同命。必永固而不分。道妻西計定。轉以爲樂。以前此空費思量。今則人落己手。萬萬不可聽其再。

颺而去。當日伊娃之婚約。固曾力助其人。冀兩美之相合。然伊娃
背惠食言。別嫁卜老。登則今日爾乃司之娶已。亦不爲奪人所好。
惟心知爾乃司必垂念伊娃。顧因緣既睽。亦將降心從已矣。以上
均道婁西意中之言。此時加冠於首。扶爾乃司曰。凡人安得萬全
也。爾乃司點首。二人扶將至門外花園之上。道婁西曰。爾乃司汝
試告我在外之故。汝今體壯而面目亦英偉。非復昔日之孩穉度。
必有閱歷之言。爾乃司曰。行獵也。戰陣也。游覽也。狹邪遊也不一
而足。道婁西曰。汝之行踪。吾一一知之。但問此心。於累年以來。一
何所寓。爾乃司曰。念爾耳。道婁西曰。此言殊僞。更敢喋喋者。吾將
舍汝而去。汝務吐實。勿作讐言。吾深知爾所念之人。何妨攄懷以
示我。爾乃司曰。何必更及伊娃。一及此人。轉生無窮之悵觸。道婁

西曰。吾甚爲爾悲之。此事吾曾力持而竟拂然違。我想其人腦中
有病。或且卜老登及佛老龍以詐屈抑致吾心力俱窮終不之悟。
又安知伊娃愛汝實出真心。天下美人往往自恃其美悅近而忘
遠此通病也。今前事休矣。嫁後兒女成行矣。想爾客中思之不已。
吾因爾之故深恨其人。爾乃司曰。吾當日思熾時亦頗恨恨。今則
少已。實相告。吾心傷已極。恨人間萬事一切皆空。卽爾亦不必更。
恨其人。彼縱眼前行樂。正恐後來不爾。須知女子之心難測。殊
不如男子篤念之深。一不得意。傷心亦甚。道婁西曰。此言我不了
了。爾乃司曰。吾舉多數而言耳。卽此變故亦不能怨及伊娃。彼有
生之年。卽我傷心之物似天心。使彼令我銷魂。尤令我啞恨也。凡
我一生之蹇運。悉彼爲之將來。終有歸宿之日。天下苦境盡處。自

得甜芳獨不觀。有長夜之漫漫。卽有白日之昭昭。有冬寒之凜凜。
卽有春暖之融融。乎當日野魯登曾語我。天下困苦之人必有酬
報。斷無徒勞無功之理。猶之種子於田。必有弩芽生華之一日。道
婁西曰。吾亦云然。爾乃司曰。人果能悉此道理。則易於進取。譬於
習海道者。易行舟也。人人果知用功苦勉。後望方長。則亦何悲之
有。吾今且效童子。日受夏楚。深所不欲。必有一日釋此夏楚之時。
道婁西曰。然爾乃司曰。吾邇來推尋男女之情。凡男子之苦樂。悉
由女子之賢否。果無女子者。而男子又寂然寡歡。譬如伊娃前此
愛我。今則屬身卜老。登吾亦何必更以癡心向之。蓋女子之心。四
通八達。移甲就乙。常事也。安能強而服之。彼卜老登者。奪伊娃於
我之手。我亦無怨。非卜老登強於我者。伊娃何爲重之。然以伊娃

事勢度之。決非出之本心。道婁西曰。然。然伊娃自陳苦衷。出諸無可奈何。非本懷如是。爾乃司曰。果不出吾料。汝當知吾甚愛彼。思之萬難自遣。伊娃亦旣允婚。而又委身他屬。或且卜老登才勝於我。惟我心之覩覩。實不宣之於言。道婁西曰。傷哉。爾乃司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安能盡愜我心。道婁西曰。爾乃司。汝交舛運。今復喪明。乃更舛矣。今當擇其精於此術者爲爾施治。爾乃司曰。吾觀天下眼科。決無此等能力。然吾亦自足。須知吾之喪明。卽在死人堆中。人死而我但喪明。則得天多矣。至於目不見物。亦自有佳處。須知無目之人。其心思最細。且足以洞察物理。貪嗔驕吝。或且可免。至爾之風貌如何。吾亦不辨。似長日閉於高牆之中。卽有太陽。亦同黑夜。胡從別其明暗。且舉其身體付之社會。亦猶死後。